

沿着光线行走

◎程庸



俄裔美国诗人布罗茨基认为，诗歌应该为捍卫语言的纯洁性而存在。他短暂的一生与诗结缘，因诗坐牢，也因诗斩获诺贝尔文学奖。他的诗歌、散文皆名扬天下，《小于一》主要是诗论与时论的合集，特别是诗论，话题小众，却被众人热读。中文译者、诗人黄灿然称赞此书是最好的散文集。

布罗茨基在《小于一》中强调，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，是“浓缩与节减的艺术”。他把诗歌比作晦暗世界里的“光线”，阅读诗歌就是“沿着光线行走”。他认为任何一种文体的写作，都离不开诗歌。“没有从事诗歌创作经验的散文家，较容易变得啰唆和夸张”。散文家应向诗歌学习什么？“依赖一个词在上下文中的特殊重力；专注的思考；对不言而喻的东西的省略；兴奋心情下潜存的危险”等等。当然，布罗茨基推崇诗歌有个前提——拒绝那些对“不言而喻的东西”喋喋不休的伪诗

歌。他面向的是真正的诗歌，有独特的视角、独立的声音，这样的诗歌，才是“语言最高的存在形式”。

布罗茨基在讨论茨维塔耶娃的诗学时，强调诗歌中最可怕的是“声音的机械化”以及“陈词滥调”，这相当于“死亡之音”，这样的声音到处可见，出现在报刊的每个角落。他提醒诗歌写作者，写作就应该“对自己的作品负责”，每写一首诗，都应该有自己的发现。同时要分清诗歌的职责，比如，诗人之笔在描述历史事件时，不必在历史事件的尽头开花，而应该停留在事件的边缘或词汇的一角，小说家可以直接描绘奥斯维辛与南京大屠杀的残暴，诗人则应该去渲染月光下坟墓的凄凉。布罗茨基推崇茨维塔耶娃，是因为她的诗歌总是能找到自己的视角，“茨维塔耶娃的同时代人，没有谁像她这样，如此时时刻刻警觉已被说过的东西。”她不滥用词汇，始终保持“节减”的品质，就像在一张纸上留下很多空白，而词汇少得可怜几乎被空白淹没。

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，必须有甘于寂寞的长期准备，即使是当代几个获得成功的大诗人，之前也总是处于沉寂状态，如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，平日里出没在小镇的市井街衢，就像一个买菜的老头。还比如辛波斯卡，系上围裙，就是一个家庭主妇。之所以能够沉静如常，是因为他们深知那些故意制造热闹的诗歌现象，很难和真正的诗歌划等号。有朝一日突然得了大奖，他们被“掀出来”成为公众人物，一阵热闹

后，他们仍然会回归到原来的市井街衢。

当然，一个诗人甘于寂寞，坚持自己的写作独立性，布罗茨基很明确地说，“这注定要被冷落”。那些不甘寂寞的诗人为追求社团效应、追求公众影响，拉帮结派，抢夺话语权、占领报刊阵地。这“抱团取暖”貌似轰轰烈烈，其实暴露了自身的不自信，没有能力孤独，恐怕被众人抛弃。在布罗茨基看来，如此社会闲杂般的聚集，反而远离了诗歌。抱团取暖往往导致诗人之作摇曳乞怜、媚俗而无个性。布罗茨基鄙视这些人，这也是他大加推崇茨维塔耶娃的一个原因。

《小于一》中的时论，角度宽广，有些是对过去生活的回忆，比如《小于一》(用于书名的文章)。在这类回忆性的文字中，布罗茨基尽量回避别人说过的话，也很少采用叙事策略，只做一些理性推测或象征性的图像嘲讽。因为在文体的康庄大道上摇旗呐喊、抒写控诉的作家太多了。则则小心谨慎地出没在小街小巷。诗人没有必要通过叙事来反映昨天，而是要通过“光线”来折射历史。如果要控诉，他是大诗人，他的控诉文章足以占领各类报纸上的头条区域。他被捕的罪名是“社会的寄生虫”，这样的判词既可笑又阴险，足以给他另类的资本汪洋恣肆的控诉，但他没有。如果直抒胸臆，他明白，他会控诉自己：一个诗人，怎么可以写别人写过的？“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，少之又少，又都微不足道。那些我现在

回忆起来使我感兴趣的思想，其重要性大多数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则无疑都已被别人更好地表达过了。”他不愿成为“靠这样的经历来达到写作发迹”的人。

阅读《小于一》，会被他不温不火、不及词语中心只停留在词语边缘，以及理性、幽默、发噱的语调所感染，这些都与他倡导的，以及茨维塔耶娃诗学是一致的。“说到敌人，在牢房里，你有一个最直接的敌人：空间的缺乏。监狱的公式，乃是空间的缺乏由时间的过剩来弥补。”在如此压抑险恶的环境里，作家竟然有此雅兴讨论时空关系。“在这样一个国家，所有的房间看上去都一样：我们校长的办公室，完全是我五年后开始出入的审讯室的翻版。”“他们看上去跟谁都一样，给人一种几乎是地下的感觉；他们像草叶彼此雷同。”他对那个社会造成的雷同深感不满，就像不满不懂得节减、陈词滥调的诗歌一样。他希望人性应该丰富，社会应该多变，如果不进行变革，那么，“我们所穿的外衣和内裤是母亲用父亲的制服和补过的内裤改做”的状况将会延续。作者不在文中控诉，应该是他内心的宽广与理性在起作用，布罗茨基在写作时始终提醒自己，不能“把过去的经历当做吸引别人眼球的手段”。

可以看出布罗茨基的行文原则：一个诗人面对语言时，应始终保持节减与独立。诗歌要发展，而布罗茨基，给这个充满陈词滥调的世界敲响警钟。

新书推荐

《掉伞天》蒋晓云著，新星出版社出版

《掉伞天》是台湾作家蒋晓云早年成名的短篇小说集，收入了三度荣获“联合报文学奖”的作品。人生一世，有许多缘分，有些缘分是一辈子，有些却只是短短一程。蒋晓云笔下的现代青年男女，谈恋爱往往现实而自私，最终只能嗟叹缘浅。不如那些平淡相守一生的老人，他们拙于谈情，却更懂感情。有人绝症不愿拖累家人选择自尽，有人黄昏相恋感情真挚，也有人一生孤独乐于助人，而这些人情感更令人感动，整本书正是展示了一幕人世百态。

《感怀上海》邹仲之编，三联书店出版

此书是《闲趣坊书系》的一种。五光十色的上海，文化地位上与北京并驾齐驱，它们的故事可谓语近现代中国的“双城记”。上海是一座中外老少皆宜的城市，对于中国人，它很洋气，对于外国人，它很中国；对于老年人，它很怀旧，对于年轻人，它很时尚。书中收录了鲁迅、林语堂、郑振铎、邵海美、张爱玲及白先勇、朱学勤、戴厚英、朱大可、孙甘露等42位作家关于上海的47篇文章，大体涵盖了二十世纪上海城市的种种变迁与风貌。编者尤其注重精神生活的面向，便得这本“感怀”之书兼具感动与怀旧的气质，希望它能热爱上海、试图了解上海的人们提供略有系统的、写实的文学读物，也为这座城市近百年的历史理出一行文学的脚步。

《从0到1》(美)彼得·蒂尔、布莱克·马斯特斯著，中信出版社出版

硅谷创投教父、Paypal 创始人、Facebook 第一位外部投资者彼得·蒂尔在本书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创业历程与心得，包括如何避免竞争、如何进行垄断、如何发现新的市场。在科技剧烈改变世界的今天，这本具有先进商业哲学理念的书，从历史、经济等多元领域，解读世界运行的脉络，帮助你思考从0到1的秘密，在意想不到之处发现价值与机会。

《梦幻花》(日) 东野奎吾著，作家出版社出版

一对恩爱夫妻在上班路上被砍杀，留下了嗷嗷待哺的幼女；一个正值青春年少的电子琴乐手跳楼自杀，留下此生未完成的梦想；一个独居的老人被人杀死在家里，家里被翻乱，却没有丢失钱财……看似毫无关联的突发事件，因为一包花种的丢失而串连一起，事情的根由是缘于一盆神秘的牵牛花。“寻找人间不存在的禁断之花，千万不要去寻找黄色的牵牛花”——神秘的留言到底意味着什么？

《抚顺故事集》赵松著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精心结构的短篇小说集，在虚构与非虚构间取得了巧妙平衡。赵松从自己的回忆出发，对抚顺——这座沧桑的东北工业老城的地理和物事，对亲人、小伙伴、师傅、同事……进行了细腻而克制的叙述。他解释了身边的人们，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自己，解释着这个时代。

《点绛唇》：细腻书写上海女性

◎王瑜

在不同作家的眼中，市井文化风格迥异，世俗人生犹如万花筒一般。作品中或多或少，总带了点个人主观意义上的偏爱与色彩，或者说，是作者本人在客观意义上的另外一种理解与诠释。文字表现手法上力求推陈出新。但这首先建筑于作家本人的审美基调。王小鹰在其小说集《点绛唇》后记中所说——“这本中篇小说集由五个故事组成，所用素材都是数年前写长篇小说《长街行》后剩余下来的‘边角料’。”上海女人有共性，个性也千姿百态。王小鹰祖籍不是上海，但六十多年浸润于上海，经年累月，自然对上海女人有一份自我偏爱。她说，“随着年龄增长，我的审美意趣愈来愈偏好中国传统文化中含蓄典雅高古悠远的境界，我挑选词牌名尽可能在词意上与我所描写的人物故事暗合”。这是她的笔触新尝试。王小鹰写上海，并非描绘霓虹流觞，灯红酒绿，她选择弄堂。以朴素为背景，通过普通人的家长里短，弄堂灶间琐碎片段，展现给读者她眼中的上海市井风情。

本书共五个短篇，我最喜欢《点绛唇》。弄堂的地域感，城市地段的围合感，原住居民对于他人隐私怀有的浓厚兴趣，构成本书独特的“市井文化气质”。在王小鹰看来，弄堂人生的精神，就是

“家长里短”。深邃的里弄街巷中，蕴含着她对上海的全部情怀。《点绛唇》的女主角叶采萍，极普通一个上海女人，因嫁入上海“上只角”地段的最“上只角”——淮海路上一弄堂，本以为从此就夫贵妻荣，一步登了天，自豪溢于言表，很是得意了一阵子——“那个年代，哪个女人能在淮海路上拥有一间方方正堂堂亮亮，煤卫齐全的婚房，简直就是公主王妃一等的角色了。何况叶采萍是从打浦桥一带旧式里弄的一间三层阁楼嫁进淮海坊的……”可惜好景难长。幸福很快烟花散尽，开始了大半生的苦乐悲欢——“当年的叶彩萍哪里能料到，这场聚会带给她的光彩会像烟火般瞬间灿烂后便熄灭了，且再也没有重新燃放……”接着是小姑子离婚，回娘家鸠占鹊巢，而婆婆轻飘飘一句“过道里那张壁橱清理出来，也有二尺宽了，搭张钢丝床绰绰有余，拉条布帘还蛮透气……”叶彩萍于是立马松了口气——“婆婆并没有叫自己搬出淮海坊的意思！婆婆遇事先跟自己商量，真把自己当贴心人！叶彩萍便习惯地撑开温存如秋菊般的笑容……”看得人可笑又可气。故事继续发展。丈夫国外另觅新欢；一直感恩戴德的情人也略施小计逃之夭夭；对女儿苦心孤诣，女儿也走了

……有一种悲哀是欢喜的，读者与作者一同饶恕了“她”——幸好，叶彩萍手里还捏着两个男人赔给自己的“青春损失费”——女主角选择在淮海路附近买下一个小房子——终于算是在淮海路扎了根。掩卷而思，我并不为尽心竭力为拼命挤进“上只角”却落得个半生悲切的叶彩萍叫苦。因为据我现有的城市居住经验来看，关于“城市地域级别之差”的问题，并非上海特有。存在于许多城市中。中小型或新建城市可能淡薄些，但大城市，尤其特大型城市，此问题依然是永恒的话题。

王小鹰的作品，多宽容与和解，故事人物极少极端化。即使是读者早已料到了的结局。比如《青玉案》里，一心向往离开小城成为上海女人的玉蚕，最终选择跳崖自杀。笔调自然而舒缓，并不惊心动魄，似乎是悲悯之中想要表达一种女性骨子里的无奈与软弱？王小鹰说，“我们也需要写矛盾，小说创作需要以矛盾来推进，但这种矛盾我不认为是你写尽丑恶就能表达的，而应该源于更深层的原因……”《解连环》的女主角宋安娜，与夏美莲同学多年，后又成为闺蜜，但人到中年时却陷入一场被闺蜜谋财夺夫的连环计中难以自拔，面对命运的捉弄，生活残局如何收场，两个女人何去何



从？再比如《懒画眉》中，原本温婉可人的朱蕾蕾差点跌入罪恶的深渊而万劫不复，只为一把真假莫辨，实际总价不超过几百块钱的“粉彩壶”，机关算尽，不惜与闺蜜反目成仇。人性善变，在金钱面前，人常常迷失方向。又比如《枉凝眉》中的九妹，鲜活生命渐渐凋零，自以为是在挽回昔日美好，结局却背道而驰。或许“失败与破灭”也是爱的另外一种表达。本书的中女主角都是极其平凡的上海女人，而这些人就遍布上海的大小弄堂。通过描述她们的生活轨迹与命运转折，诠释出一种平淡之中隐藏着温情与现实，进而引申出生活复杂与残酷的另一面。